

展览 EXHIBITIONS

2052年，想象中的美术馆

当实体美术馆受到消亡的威胁，艺术不复存在时，人类的文明会就此消失殆尽吗？我们将以何种方式保存艺术？



上图：马塞尔·杜尚《Boite》，1964年；右图：让·穆克《Ghost》，1998年

当代艺术

2016年3月24日德国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MK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）以“想象中的美术馆”（Das imaginäre Museum）为题，构想出这样一幅未来图景。此次展览联合了欧洲三大重要美术馆——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（Tate Liverpool）

如果艺术在未来人类社会中消亡，那么记忆将会是我们与过去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

及法国蓬皮杜梅斯中心（Centre Pompidou-Metz），展出了3家美术馆80余件馆藏作品，涵盖了21世纪以来艺术史中众多重要艺术家，如路易丝·布尔什瓦（Louise Bourgeois）、马塞尔·杜尚（Marcel Duchamp）、安迪·沃霍尔（Andy Warhol）等，展开了一场时空交错的奇特旅行。

“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过去，但可以通过记忆与往昔形成碰撞”

雷·布莱伯利（Ray Bradbury）在他的科幻小说《华氏451度》（Fahrenheit 451）中，描述了一个未来世界：这里禁止人们阅读，并焚毁书籍。最终导致一些具有反叛精神的流亡者聚集在乡野，以背诵的方式将文学经典传给他们的下一代。本次展览便以布莱伯利的文本为出发点，将这个文学幻景延伸至视觉艺术。

法国作家、政治家安德烈·马尔罗（André Malraux）最初提出“想象中的美术馆”（Musée imaginaire）这一命题时，他认为通过摄影对艺术作品的复制，可以使每个人建立起一座属于自己的美术馆。这个虚拟的场馆不会受到现实中藏品对地点要求的制约。艺术这种创造虚拟的功能，与文学十分类似。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

一，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彼得·戈史鲁特（Peter Gorschlüter）在接受《艺术新闻/中文版》采访时说：“如同布莱伯利在书中结尾处营造的场景，如果艺术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消亡，那么记忆将会是我们与过去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。”

在展览中，丹·格雷厄姆（Dan Graham）的一件视频空间装置《现在延续过去》[Present Continuous Past(s)]，让观众得以亲身体验过去。在一个三面置有镜墙的空间里，其中一面墙上嵌入了屏幕，另两面镜墙上都安放了摄像头。其捕捉到的影像会在8秒后呈现在屏幕上，与此同时，屏幕中的镜子又反射了16秒前的影像。以此类推，形成一个连续的时空。艺术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：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过去，但可以通过记忆与往昔形成碰撞。

“美术馆的消失绝不仅是一种未来的幻想”

作为一个大型的跨国项目，展览的初衷是增强对馆藏的展示。三大欧洲美术馆首先面对的现实便是：如何去除程式化模式，以更新颖的手法找到彼此馆藏内容上的关联性。对此，3家美术馆专门成立了一个6人核心策展团队，经过3年的准备，呈现出“想象中的美术馆”。策展人戈史鲁特坦言：在这样一个大型合作项目中，3个国家的美术馆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与优势。在展览的诞生过程中，策展团队经历了无数次的沟通、协商，最终找到了共同的策展理念。这也是一次合作的胜利。

本次展览共分为9个章节，每章标题均取自同名小说，探讨了艺术的不同特性，如：《变形记》（Die Verwandlung）、《永不结束的故事》（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）、《理智与情感》（Sinn und Sinnlichkeit）、《另一边》（Die andere Seite）、《时光机》（Die Zeitmaschine）等。然而每个章节中所呈现的艺术品，并非是对原著内容的图解。这些标题更像一个导引，带领观众进入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。

其中《变形记》一章中，诠释了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质，即对日常的转变。通过对日常事物尺寸、材质及性

能的改变，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创造出一个奇特的空间。荣·穆克（Ron Mueck）在《鬼魂》（Ghost）中，用聚酯塑造了一个高约2米、倚墙而立的身穿泳装的少女，捕捉了少女从孩童变为成人的奇妙瞬间，那些我们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的成长。这种对日常的关照，也体现在安迪·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中。《布里洛盒》（Brillo Soap Pads Box）、《100个坎贝尔罐》（100 Campbell's Soup Cans），都是将日常用品艺术化的过程。而在丹尼尔·史波耶里（Daniel Spoerri）的《淋浴》（La Douche）中，背景中的风景画是来自跳蚤市场的现成品。艺术家在画面中央的溪流处安装了一个水龙头与莲蓬头。由此，原本的油画被注入了日常的新内涵。从现实到艺术，再从艺术回到当下。《变形记》所揭示的这种双向性，使它成为对现实时空的最佳诠释。

从宏观来看，“想象中的美术馆”虽然营造出了一个科幻场景，但却不乏对现实的关照。放眼当下，叙利亚、伊拉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艺术品被摧毁的事件。即便在德国也不断会有小乡镇因为缺乏资金，要求关闭当地的美术馆。因此，美术馆的消失绝不仅仅是一种未来的幻想。如戈史鲁特所言：本次展览是抛砖引玉，可以带动公众去探讨，艺术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何在。

“数字化趋势会让观众产生更强烈的愿望——重返美术馆”

人类对未来的好奇与探索从未停止过，本次展览中不乏关于时间的作品。事实上在正式进入展厅之前，观众就会与第一件时间艺术相遇。在楼梯间里持续诵读着河原温（On Kawara）的《一百万年》（One Million Years）。展厅中亦可以看到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。这部作品以

《圣经》般庄严的方式，诠释出时间的浩瀚与仪式感。展览中还有一件河原温的日期绘画《Jan.1.1984》。艺术家从1966年开始，一直持续这个主题创作，以日期的方式记录每一天，直至2014年辞世。每张日期绘画装入盒子的同时都会附上一张当天的报纸。它就像一颗时间囊，作为与未来沟通的方式，在无尽的时间中思考有限的生命周期。

本次展览的另一个亮点在于：“想象中的美术馆”其实发生在展览之后。2016年9月4日展览结束，所有展品将撤离现场。之后的周末——9月10日、11日，展厅将再次对公众开放，每件艺术品都相应地被观众替代。这些经过挑选的“图像人”（Bildermensch），如同布莱伯利小说中的“图书人”（Büchermensch），凭借他们的记忆与想象，诠释艺术作品。这个极具创造力的行动，作为一个集体性实验，探讨当艺术从人类社会中消失时，我们将如何记忆并再现它？而问题的答案是多元而开放的。这些“图像人”可以用语言、肢体、声音以讲述、表演或歌唱的形式来描述艺术作品。策展人戈史鲁特在谈到之前泰特利物浦美术馆的实验时表示，观众对此兴趣浓厚，收到了很好的反馈。在展望法兰克福将展开的互动时，他表示，虽然规则并无太大差异，但这是以人为本的实验，所以不同的参与者肯定会带来不一样的诠释方式。

人类未来的美术馆究竟是什么样子？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，数字化趋势已势不可当。如今各类美术馆都提供数字平台，线上展览、导引、收藏已不再新鲜。然而任何一种发展都具有双向性。在通往虚拟次元的道路中，似乎存在着一个反作用力，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。对于美术馆来说，这种反作用力则是现场感。与艺术面对面的交流，身体与美术馆空间的接触，这种生理上的真实感知是任何数字化都不能取代的。如戈史鲁特所言：数字化趋势会让观众产生更强烈的愿望——重返美术馆。撰文/韩焱

想象中的美术馆
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
展至9月4日